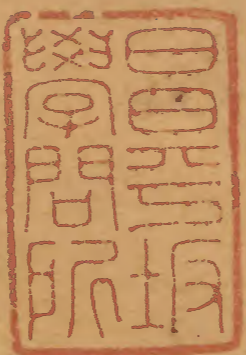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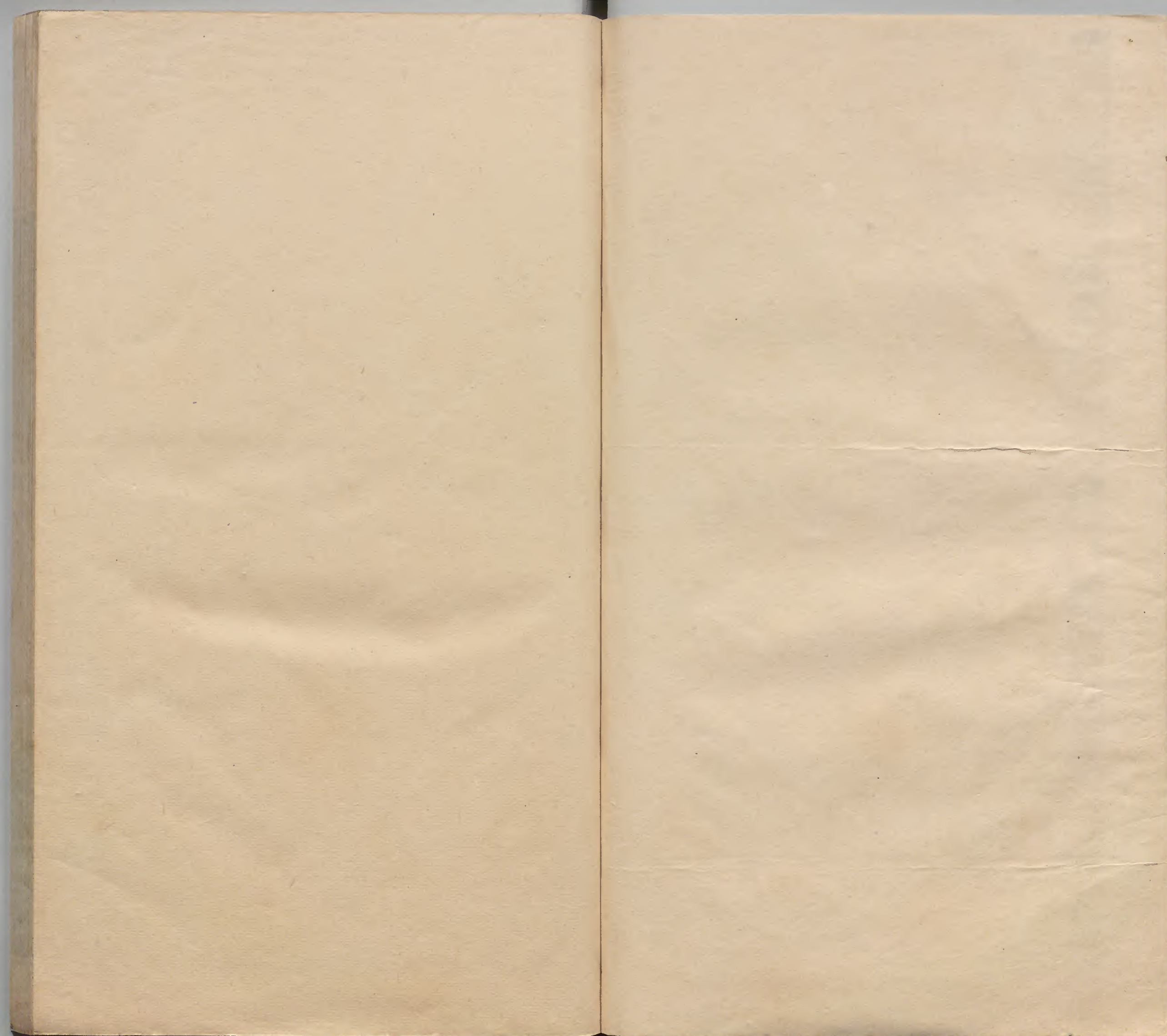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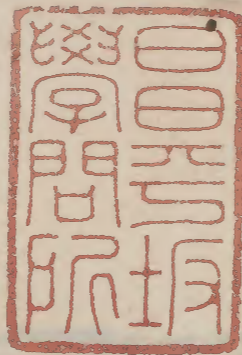
七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78)
函號	冊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職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淺草文庫

漢書曰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漢宣詔賜車時高一尺別駕
主簿緹紬屏泥於戟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傳遷冀州刺史傳本文吏不更文法不刺史行部吏民
數百人遮道自言傳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驚不
意傳館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得

失然後入傳舍問懇田頃畝五谷美惡

東觀漢記曰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美先期一日伋念負諸童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又曰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蒟蒜悉付從事一無所留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漢書曰郭賀為荊州刺史显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旌惟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

又曰賈踪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惟裳迎於州界及宗之部外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誰垂惟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踈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而去

又曰王望為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
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為交趾刺史踪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定單京師遙遠告竟無所
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踪即移書告示使安其資業昭無荒散
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使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卷路為之歌曰賈父未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又曰郭伋為并州牧入界所到
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稚俊設几
扶之札朝夕與參

政事

又曰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賊乃
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
獨有二天曰今夕蘇孺文子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
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又曰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
人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
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
不必到親戚錄囚徒多所明舉吏人希見使者人懷喜悅
又曰楊秉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謝夷吾爲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爰牧荊州威行郡國奉法作政有周邵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後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听声察實爲九伯之冠也

續漢書曰种嵩爲益州刺史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境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諸夷開國自前刺史卒後遂絕嵩至乃復向化時永昌太守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嵩糾追發補馳傳上言冀由是銜怒

又曰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能忌之禁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歲歲多死者舉既到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人命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

謝承後漢曰陳留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霑東海金鄉祝其兩縣僻在山間嵩傳駟不往二縣不得雨父老干請嵩曲路到二縣入界即雨

又曰巴祗字敬祖爲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積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澡傳黑用之夜与士對坐暗中燃官

燭

又曰第五種遷兗州刺史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
貪於種畝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直乃召羽具告
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畝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對曰願廢幾於
一割羽出遂馳到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
中糾發其賦五六十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惟謂馥可
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令肥空城
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南懷緒數年恩化大
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

校廣屯田與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官民有菑陂
塘之利至今爲用

又曰徐邈爲涼州刺史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城
通流荒入貢皆邈勲也

又曰田豫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
界寧肅百姓懷之

又曰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室
化因泰市奴婢泰皆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徽爲尚書悉以還
之

又曰梁習字子震爲並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札賜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准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與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估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余篇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惡食以檢率下魏略云裴潛爲兗州時

常作一胡牀及去留以挂挂吳志曰呂岱爲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

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郡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家事因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絹布歲有常限

晉書曰杜元凱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唯沿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君乃開陽口起夏水道洪涸達巴陵徑近千里南上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

吳隱之爲廣州州界有貪泉老云飲此水使廉士變貪隱之先
至水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重千金若使夷齊飲
終當不易心

王隱晉書曰華軼爲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
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
不失臣節諸使者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耶玉以明吾之爲司
馬氏也

又曰山濤爲冀州刺史冀州舊名尅俗略無人士自濤居州搜
求賢才旌命所知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爲盛

晉陽秋曰劉弘字和季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舊恩屢登显位
弘爲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尽其器能推城御下
厲以公義每有發手書郡国丁寧叔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
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曹嘉之晉記云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
遺之而至

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譙国桓彝見而目之
曰褚季野有安襄陽秋裒女即獻后也徵拜侍中遷尚書裒以
后父若求外出除江州刺史蒞政貞素每崇清約常使私僮樵

採

晉桓伊字叔夏譙國人湛隱有武幹有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
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
境無虞宜以宰恤為務乃上疏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宜併合
小縣除諸郡逋米州治宜還豫章韶荅移州潯陽其餘皆听伊
隨宜極撫甚得南土清和

宋書曰陸微為益州刺史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恤息民
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

齊書曰臨州王暎為雍州刺史嘗至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

江陵買貨至都迴換可得微有所增暎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
求利

又曰王混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
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万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
半鎮舊有鼓吹又啓翰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正資多少琨
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梁書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泰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
有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裂為白帽哀哭送之

又曰夏侯亶字世龍弟瑛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曰我之有州

穎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又曰王神念爲責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刑郡必禁止
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水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或百姓
遠近祈禱糜費及多及神至使令毀徹風俗遂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職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後魏書曰李崇爲刺史揚州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二子三歲
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
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之耳二父與兒各
在別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暴死有教解
禁可奔哀也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
意崇之知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歛引先亡一子故

妄認之

又曰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繫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繫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声布百里中其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尔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又曰常崇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賞賜泉二百足

又曰崔亮爲雍州刺史誠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况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

亮曰昔奏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耶以柱爲橋惟慮長木數百根籍此用爲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有名崔公橋又曰任城王雲爲冀州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民各請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陽王長壽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下霜人庶逃散徽徹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

開倉救人飢弊况我皇家親近授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
困也洗給後表肅宗嘉之

又曰

李平自曩定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脩飾大學簡試通儒以通
博士選五部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
爲立贊前臺使頰好平昼履兔尾踐薄水於客館注頌其下以
示誠焉又曰帝或爲東豫州刺史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
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惣教文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
焉境內清肅

又曰帝稱遷郢州刺史在州有声續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
驛騶二疋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环乃召集内州孤貧者謂曰天
子我能緩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与
之

又曰韓麒麟除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刑罰從事
刘普慶說麒麟日明公扶節方夏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
曰刑罰所以止惡盖不得以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
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去

又曰李崇沉深有深將略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養壯

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魏曰卧虎又曰陸侯長子復多
智有父風雨高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
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出其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
清乎抑強扶弱州中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札待之詢
之政事如此者十人魏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
以爲神明無敢寇盜徵爲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余人
又曰崔林爲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擗李伯徽劉通等一千
人上書訟休德政灵太后善之休在幽青五六年皆清白愛民
其箸声續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爲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
廟表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又曰阮孚拜冀州刺
史勤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魏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
張洪建馬潘崔獨隣張叔緒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
王命州郡魏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
北齊書曰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尉恒三州庫
堆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
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拍
裁下泉源湧出至今魏曰趙郡王

又曰魏蘭根爲岐州刺史從行臺蕭瑩寅討破宛川俘其人爲
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曰此縣分於強虜故城背叛今當恤
其飢寒柰何並克僕隸於是尽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臨
田鼠爲災大牙不入岐土

又曰韓軌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还仍賜
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
武嘉歡乃留焉

北史曰齊任城王諧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分川浣衣有乘
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諸

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之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得無親屬
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
察

又曰齊平覽爲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車道築城以防西
軍從而尋之西魏末攻時新築城糧杖未集乏水南門有天井
隨汲即竭鑿具衣冠俯井而祝且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

又曰齊彭城王浹爲滄州刺史有入從幽州來馱鹿脯至滄
州畧脚痛行屣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馱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
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識之推獲盜者

又曰竇熾爲原州刺史熾挫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布
有政績州城化有泉水屢經遊踐嘗与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
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

又曰申微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微性
廉慎乃益揚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还人使送者数十里不
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
皆競來讀逋相謂曰此是神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又曰赫連達爲雲州刺史性廉儉边境胡人或饋達羊達欲招
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之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

上也命取私帛与之識者嘉其仁恕

三国典略曰賀祥爲荊州刺史祥有惠政遠近欵附梁岳陽王
登欽其清素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詩付所司太祖聞
之並以賜祥

後周書曰獨孤信爲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華方民有
寃訟歷年不能决信在州事無撫擁滯示以礼教勸以耕桑數
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邇故
賜名爲信

又曰達奚武之在同州也時属大旱高祖勅武祀華嶽而嶽廟

在舊山下當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
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象勞心百姓惶惧奉寄既重憂責
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須其靈輿嶽
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然後得上於
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見
白衣人來執吾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駕輿益用祗肅至
且雲霧四起俄而澍而遠近沾浹高祖聞之重書慰勞

又曰常瑱字世珣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

刺史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

禦瑱雅性清儉廉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
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又曰長孫儉授荊州刺史東南道臺
僕射所部鄖縣令泉璨爲民所訟推理獲實儉即大集寮屬而
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
遂於所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城肅勵莫敢犯法魏
文帝重書勞之

又曰王思政遷荊州刺史境卑濕城墜多懷思政方命都督蘭
小勸督工匠繕之治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
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甕送上太祖嘉之

賜錢二十萬

又曰泉企爲東雍州刺史性約纖毫不撓於民在州武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隋書曰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方口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開皇四年止幸洛陽熙來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鳥白麀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又曰令狐熙時上祠泰山遼祠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奸俠於是
以熙爲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
船客於郭外星居者勒爲聚落橋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
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
難理處也勅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爲
天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又曰楊達自士達爲鄴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賜採雜五百段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与土谷澤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緩撫百姓愛

悅繼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
產繫孳獲醍醐奉獻類物百段

又曰衛玄出爲賓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
鎮玄單騎造其營謂郡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
驚懼也謂賊莫敢勤於是說以利害渠帥威悅解兵而去前後
歸附者十余万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

又曰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
樹依大家衍親備舡批并賚糧極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
後始聞奏上大善之

又曰辛彥之拜隋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琛翫唯彥之所貢並
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奉彥之所貢稽古
之力也

又曰梁彥光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出於州境開皇二
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廉訓物彥光操履
平識用疑遠布岐山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
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東五百斛物三百段御
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
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

又曰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有塗陽人焦通姓酉酒事視札闕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李觀令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寤既悲且塊若無自容彥光訓瑜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此數類也

又曰公孫景茂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以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又曰薛胄爲兗州刺史城東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

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通轉運州利尽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

又曰梁毗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携由此逸相陵奪每尋干戈边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依汝等以相戒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咸悞遂不相攻繫高祖聞而善之

又曰趙斐爲冀州刺史甚有威德斐常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

禱其得民情如此異州俗薄市井多奸詐罌爲銅斗鐵尺置之於四百便之上聞而嘉焉頌告天下以爲常法○又曰蔡王智積爲同州刺史儀衛資送其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游獵听政之暇端然讀

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山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美肖德言並有文李時正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盡如此

又曰公孫景范爲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閤視百姓產業有循理者於

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女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士上優詔听之人壽中上明公揚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还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譽便道之言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

又曰梁彦光爲相州刺史初齊已後衣冠士人多遷闈內唯伎巧商販乃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設妄起風謔訟官人万端千變彦光欲華其弊乃用秩捧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曰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

有勤學異等聰有令聞者升堂設饌其余並坐廊下有諍訟情
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奉行賓貢之禮又於
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

又曰遼世康郡星迴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
周齊分界因此亂皆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

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

鎮之闔境清肅

又曰豆靈勳爲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多致祥
端鳥崩山俗乎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

水諸萑苦之勳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乳子
而後去又白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
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八

職官部五十六

良刺史下

酷刺史

良刺史下

唐書曰姜蒼拜秦州刺史高祖謂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
本州相授周荅元功涼州之路近爲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靜之

暮至州撫以恩信州人相謂曰吾輩復見太平官府矣盜賊悉來歸首士庶安之

又曰彥遊秦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彥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重書勞勉之

又曰太宗詔朝集使刺史以上作殿親聞之田鄉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養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使臣每勸誡之田疇荒瘠漸加懇闢札義既行產業一振

此皆稟之聖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所奏足稱循良清淨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賈敦頤曹州冤句人也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尽室而行唯弊車乘羸馬數尺羈有關以繩為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轉瀛州刺史州界漳沔河交滙水每歲泛溢漂流民人敦頤奏立堤堰自是無復水患

又曰田仁會永徽初累遷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早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申但願常

在不患貧

又曰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得在人景先首中其選自使部侍郎出爲魏州刺史後轉之州

又曰薛大鼎爲滄州刺史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聞之引魚監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馳驅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災時与瀛州刺史賈敦頤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魏錙脚刺史又曰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地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

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誦詠之

又曰蕭定大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与常州刺史蕭復濠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寇焉

又曰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源鄭穎卽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請約率易遠近補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則退公之後端居靜廬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

又曰劉贇子玄之孫爲浙西都團練判官達中初揚炎作相擢爲歙州刺史以勤幹聞有老婦捃拾叢林之聞爲猛獸將噬幼女號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勉本道觀察使韓滉奏爲異跡加金紫之服累歲遷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十鎮隋州貞元初奉州歸順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遭李忠臣希烈殲殘後野曠無人惠登朴質不知李居官無技棄率心爲政皆与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闕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請謹其能

又曰韓愈爲潮州刺史既是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湫水有鱷魚郊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尽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是之令荆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祀之曰前代得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涇沫於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与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安谿澤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繫其郊与刺史爭爲長雄刺史蚩駕弱安肯爲鱷魚低手而下哉人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不無客鱷魚朝護而夕至今

与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
伎壯夫操勁弓毒矢与鱷魚從事矣呪之夕有暴風雲起於湫
中數日湫水尽涸從於旧湫西六十里自自是潮人無鱷患
又曰靈鈞開成元年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卽度使南海
有蛮舶之利珎貨輻湊旧師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
不捆載而还鈞姓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千
預自貞元己未衣冠得罪流故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虽
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鈞裁俸錢爲營構續其家疾病死
喪則爲醫藥殯斂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

服其德義不嚴而大化又曰朱敬則爲御史再祖雍所誣貶授
廬州刺史經數月大到还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疋
諸子姪徒步而歸

又曰許圜師轉相州刺史政寬存惠人吏刊石以頌之嘗有官
吏犯賊事露圜師不令推究但賜清白詩以激之犯者愧懼遂
改卽爲廉士其寬如此

又曰齊澣定州義礼人爲汴州刺史河爲南雄郡自江淮達于
河洛舟車輻湊人庶浩繫前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与澣背
以清嚴爲治吏民歌之又曰李勉爲廣州刺史兼領南卽度使

觀察番禺賊師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
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与容州刺史王栩併力招討悉
斬之五領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統四五勉性廉潔舶未部
不檢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者
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
伐宗許之

又曰楊城爲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
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趙州土地產民多矮每年常配鄉
戶責其勇号爲矮奴城不平其以良爲賊又憫其編氓歲有离

異之若乃抗疏論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貢民皆賴之無不泣荷
又曰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蚕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
司馬路敬潜八月至州見蚕歎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特表
薦之

又曰馬遂改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遂
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遂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
等至秋界中生糴穀人頽賴之又曰牛僧孺爲戰州刺史武昌
軍節度使江夏城容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賊箐第以
覆之吏緣爲奸嘉弊綿歲僧儒至計第筮拔築之費歲十餘萬

即賊之以塼以當苦築之價比五年墉皆警覺臺榭弊永除

又曰皇甫無送爲同州刺史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在右不得出門凡所貨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人主將續之無遠處抽佩刀斷衣帶以爲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呂元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囚獄囚有自告者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脫其械縱之以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應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宗元革其卿法其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爲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攤酒私釀法深仲舒主仲奏罷之尺士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

又曰金孤楚子緒以蔭授官歷隋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持承恩宦第陶官不因人出自宸衷官伏睹詔書以臣刺壽州日祖立政勞吏

民求立碑頌尋乞追罷臣任隋州日郡入乞番得上下考比名

以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異從之

五代史梁書曰韓建潼關防禦使兼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流散建披荊州棘闢汚萊勸課農事株植蔬果出入閭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充實

又曰王檀字衆美爲密州刺史郡接淮戎旧無壁壘及率丁夫修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

又曰趙充俗河陽人也繼領毫鄭二州刺史時門東藩鎮方爲奈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善於緩懷民賴而獲安

五代史晉史相里今自羽林都虞侯爲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遺泣州邑之職皆優其給贍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史大都皆由聲績

又曰澤州奏前刺史延翰高州爲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載下馬鐙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赴闕

又曰安元信歷數任皆名郡也親族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田園何以爲子孫計元信無無本吾無文經武畧遭過先帝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祿食豐足爲愧安有積貨治產欲爲豚犬輩後圖不亦愚

乎聞者美之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震食不重餽藍縷繩履華陽國志曰趙
談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屬託談於听事前置大器水幾書悉投
置水中無有所報益部耆舊傳曰嚴遵字王思爲揚州刺史行
部聞路旁女子哭声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道勅吏
興尸到與語吏曰死人自道不燒死搵女令守尸曰當有物徃
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拷問以淫殺夫
會稽輿錄曰謝夷吾字克卿山陰人爲荊州刺史遇孝章皇帝
此狩幸魯陽有詔勅夷吾入傳錄見囚有亭長奸部民者縣言

和奸上意以爲吏劫民何得言和須吏夷吾呵之曰亭長朱憤
之吏職在禁奸令爲思之端和得言和切壤長吏治亭長罪其
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合帝歎曰使諸州刺史悉如此者
朕不憂天下矣迂鉅鹿太守臨發陞見賜車馬劔帶勅之曰鉅
鹿劇郡旧爲難治矣君有撥煩之才故特授任無毀前功
祖秋別傳曰爲豫州刺史克己矜施不畜資長產喪亂之餘曰
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簿不收劔者皆加貶責由是
百姓感之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与流涕而歎曰
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曰幸哉遺民免付虎三

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舞陶氏家傳
云基字叔先為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識禮義男女牙相奔隋生子乃
不知父母君乃敷以婚姻之道訓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禮齊之
以刑設庠序立學校合境化之莫不悅之
語曰林何公為揚州有葬親者乞數萬錢而帳下無有揚州常
有糲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實存為始中面見道帳下空素
求糲比米付帳下何公曰何次道羨不與孤寡爭粒

酷刺史

續漢書曰侯覽為益州刺史豐當者輒誣以大罪皆誅滅之沒

入財物

謝承後漢書曰第五倫上疏褒稱盛美曰前歲誅刺史

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至所察非臣下所及

晉書曰郗隆為揚州刺史僚屬有過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
咸怨

子寶晉紀曰荀晞馬充州刺史姨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姨母向
晞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其悲曰殺弟者充州
刺史哭卿者荀道將也

後魏書曰于洛疾代人也以勞旧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民

王富熾奪民呂勝腫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
說人間細事戲謔無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餽哉晝夜食取而
已自且至中方始寢寐

又曰齊卧以斛律武都爲兗州刺史塗經衛地受絹千疋黎陽
郡守石曜手持一謙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己
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北史曰齊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歷特進青州刺史行過漁
陽与大富人金長命同坐太守鄴道蓋未謁長命欲起紹信不
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与長命結爲義兄弟仍与長

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錢氏遂貧

又曰齊安德王延宗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
安承以猪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具州刺史往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子
嘗斲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僮隸無
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對置其門親旧絕跡
慶吊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
又曰庫狄士文爲具州刺史發摘奸隱常史尺布斗粟之贓無
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妨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声

通於州刺史境至嶺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
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捫搖盈前而哭者弥甚
又曰趙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
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者賊屏息稱其能
唐書曰揚德幹高送末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
爲之語曰寧食三斗糝不逢揚德幹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職官部五十七

太守

論語子路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善人
中不

居迹不入室此人爲政不能早殘有
成功百乃能兄殘暴之人

史記曰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一官皆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
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子家
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

漢書曰郡守秦官也常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

又有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

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

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奢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

識聞之有以窺陛下

帝昭曰窺見
陛下深殘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

召君耳

又曰嚴助會稽人也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在都數年

不聞問上賜詔書曰君猷承明之廬石門外勞待從之事懷故土

出爲郡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助惶恐上書謝曰臣事君猶子事

父臣當伏誅願奉二年計最如

淳曰曰法計躬自欲又奉當使
承歲之也最凡要也

又曰朱置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置臣曰富貴不歸故鄉

如衣錦夜行今子何買臣頓首辭謝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緩步

歸郡邸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又視其印會稽太守

章也守邸驚出相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

視來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座中
驚駭丞守相推排陳列庭中拜謁

又曰龔勝楚人也哀帝以帝勝守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
吏遷勝光祿卿

東觀漢書曰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容哀帝時爲漁陽州
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飲食絕衆是時單于末朝當道二千石皆
選容貌飲食者故容徙爲雲中太守

又曰馮勤字偉伯曾祖揚宣帝時爲弘農民太守八男皆典郡
趙魏間号爲萬石諸馮至是世至千石

漢雜事曰蔣滿爲上黨其子萬物爲比地都尉同詔徵見宣帝
曰父子部符耶即詔滿爲淮陽相万爲弘農守
後漢書曰鄧暉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右初遭父喪
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暉真異之以
爲首率

又曰任廷爲武威太守帝親戒之善事上官無失名蒼廷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俸公臣公子之節上下雷同非
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又曰橋玄爲上谷太守邾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

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
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往諫
玄乃止時頗以為譏

漢官解詔云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次公斷辟興利除
害檢察詳奸奉善黜惡誅殺暴殘者也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
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
賈逵吾何憂也

又曰劉靖馥之子也黃初中迁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
今卿復為此郡可謂能克負荷者也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
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數有功拜廣陽太祖噐其勇略不使之
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
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振復擅殺毀傷己者數
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守縱橫將軍啓主公抑其威
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
則靈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
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又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
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墮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益州以
談爲固陵太守

吳志曰士變爲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苟或書曰交趾士府君既
奉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場
無事民不失業羈旋之徒皆蒙其慶 竇融保何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魴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及以魴爲鄱
陽太守與胡綜等戮力致討遂生擒綺送詣武昌

又曰陸績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
林太守

晉書曰桓玄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
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又曰辛恭靖隴西狄道人
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未寇恭靖
固守百余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
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厉色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
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道歸于江東
又曰鄭冲爲陳番太守冲以孺雅爲德溢耿不爲幹局之奉而

單食溫袍不營貨產世以重之

又曰劉世智字子房貞素有寔凡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書不輟境以儒行稱歷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寢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又曰劉胤王敦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悞敦意出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晉起居注康八年詔曰昔先王御俗興治至未

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漢宣識其如此是以歎息良二千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績然後入為常伯納言及典兵宿衛黃門散奇中書郎

晉書呂光載記曰呂纂尅金城太守衛鞬鞬頤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義光而免之

沈納宋書曰羊玄保為黃門郎善弈碁品第三太祖亦好碁數蒙引見嘉其溫謹与太祖賭郡戲郡勝以補宣城太守

齊書曰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奮多剽掠有十數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物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

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牽舊偷自
伐諸偷恐爲所職皆逃走境內以清

又曰劉善明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誠於興善明祿召謂之曰淮
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卧治也伐高宗
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張岱時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
佐吏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望夙著今欲用卿爲子鸞物刺
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太伸也

又曰王敬則爲吳興太守人馬程從市過見屠肉折結賢及歎

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飲酒說平生不以
屑也南史曰謝超宗有高名齊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
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
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三國典略曰王慶籍爲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賁以紫袍及
綾裳一襲謂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陰鑑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鑑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
因迴酒笑以授之衆坐皆笑鑑曰吾侪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
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

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

梁書曰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去冢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則居此中之遴後果折臂遂臨此郡

又曰謝朓字敬仲齊時為義興太守加秩二千石不省雜事悉付網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又曰范縝為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

又曰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到溉與弟洽從昉為山澤游

被伐而还無衣沈約遺裙衫迎之也

後魏書曰房士達永安末轉濟南太守士達不入京師而頻為本州群時人榮之

又曰崔休為渤海太守時太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奉仕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常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礼接使肆業而还儒者稱為口實

又曰盧道將為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元之墓而為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有客声

出無所見至庭中為家群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欽道仕齊歷位中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稱為嚴整

後周書曰盧光為京兆太守先是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將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昇廳事昇狀南首而立又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唐書曰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史尚書密潮曹三郡守每一迁秩謙讓輒形於色

又曰李暘太守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斂俱與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側有椹犬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若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暘到官申明禮害期不再犯仍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華三輔次錄曰馬援誡兄子書龐伯高敦篤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世祖見援書即擢為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文士傳曰文帝亦親阮籍常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言昔曾游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帝大悅即

從其意籍便乘驢往之至郡皆懷府舍諸壁郭使內外相望教令清當十餘日便復乘驢而法

楚國先賢傳曰耒陽胡紹字伯蕃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迎太守

許荆荆足中夙使紹抑視荆蹠音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

府嗾下黑子紹亦有之忻而故笑荆視之果有黑子令其從學

學八年遂為九真零陵二郡太守

華陽國志趙瑤字元珪弟琰字稚珪瑤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

少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徒為屬郡司空張溫謂之曰弟伍伯魚

徙蜀郡入為司空吾今掃第以待足下矣

西京雜記曰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朱

知也所知錢勃見曝露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紀扇買臣至郡

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

韓子曰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之人善射乃下令曰民

有孤疑之訟者令之射杓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且下而人皆

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也

風俗通曰蜀郡任嘉年四三歲時父騰為諸生於漢中就師有

盜賊道路斷絕蜀亦覆沒客轉長沙為州郡吏後嘉為長沙太

守騰為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曰嘉母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

則汝母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豈獨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
和意母曰咄尚守養汝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沒更失計哉
崔實真父不可棄捐後嘉問掾声音何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
本隸爲武陽人蓬轉流宕到此母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
抱持對之流涕嘉自拔搨歎欷哽咽

世說曰爰綜爲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醮有人於石
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至薄對曰昔長沙桓王嘗飲錢孫州父
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爲州今得交刀
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語曰荊州刺史裴潛以南陽周泰爲從事使詣司馬宣王宣
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喪留缺行之後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
守宣王爲大會使尚書鍾毓嘲之曰居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
擁麾蓋守兵馬典郡乞兒乘小車一何快耶泰曰君貴公之子
故守更耽做猴騎土牛一何厓也

潘尼贈二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先彥遷
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
名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儉劇之勤就於曠之逸枕
鳴琴以度遠致離別之祭各裴然賦詩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十九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也為潁川太守成稱神明奸人去
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是時鳳皇神雀數集群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閔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職官部五十八

良太守上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也為潁川太守成稱神明奸人去
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是時鳳皇神雀數集群國潁川尤多天子下詔稱揚曰潁
川太守霸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霸爵閔內侯黃金百斤
又曰文翁廬江人也少好學景帝末年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

化見蜀地僻陋有蛮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門敏
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厉遣詣京師受業蜀地李於京
師者此齊魯焉又曰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遂曰渤海廢
乱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曰海濱遐遠不霑
圣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恤今欲使臣勝之將安之上曰選用
賢良安之遂曰臣聞治乱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
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單車行至
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斃民者帶時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所謂帶牛而犢佩乎

又曰朱博迁琅邪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
移病卧博問对言惶恐故

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髻抵几曰觀齊也兒
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吏書佐及縣大吏選其可用者出
教署之皆斥罷諸病吏郡史大驚又勅功曹官屬多襃衣大襦

詔紹謂大
音榜也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又曰尹翁歸字子况爲東海太守郡中吏人賢不肖及奸邪尽
知之東海大治以高弟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政虽任刑其在
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廉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

名譽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貢君東海太守左馮翊蒲歲稱職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愛人而
安利之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迁北海太守

又曰趙喜字伯陽為平原太守後青州刺史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為淮陽太平黯辭之上曰君溽淮陽耶吾欲得君卧而治之乃行

又曰王尊為中郡太守河溢提壞尊執珪請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奏法守城為民父母禦強扶弱宣廣澤甚勞苦以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自免正身

又曰馮立字至通以任為郎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職公廉治行略與兒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人嘉

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人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
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衛得均

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海太守土下濕病痺天子聞之徒太
原太守更治五郡所知有迹

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官諸生寇皮
并執俎豆爲吏民行喪聚礼百姓尊用其教徒爲東郡太守吏
無追捕之若人無捶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入
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
得爲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

翊當先退是日稱病不听事因入卧傳舍門閣思過於是訟者
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皆自髡肉袒謝終死不敢復爭延壽
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敢復以辞訟自言者其志誠吏民不忍
欺

又曰邵信臣字公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申科爲郎超爲零
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議大夫迁南陽太守躬勸耕農開通溝
渠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爭吏民親愛之号曰
邵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與利郡以殷當賜黄金四十斤
迁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

又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劓畏其下車
任威吏民竦息伯請問耆老父祖有故人曰恩者近之滿堂日
爲供具執子孫禮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共諫伯曰宜類擲
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震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
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旬日盡得郡中震懾咸稱神明

又曰蕭育字次君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士以
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使車奉使之車
公也入安車
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斷

東觀漢書記曰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

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
見功多時人於方邵信使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邵父後有杜
母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人爲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
任吏以職但愬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
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族距凡乃太
守事耳

又曰朱暉字文季再迁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
之士吏民畏愛爲之歌曰強直白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

其惠

又曰祭彤爲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家拜謁仰天号泣乃去

又曰張堪字君遊迂漁陽太守教民耕種百姓殷富章童謹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惟節儉身居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小闐府門攀車叩馬

蹄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又曰郭伋爲潁州太守亂去之官光武詔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何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迂山陽太守時山陽新遭地動後飢早穀貴米石七八萬百姓窮困彭下車經營勞耒爲民四誠以父母夫妻兄弟長幼之序擇民能率衆以爲鄉三老選鄉三老爲縣叁老令與長吏參聽崇儒雅貴庠序尚德化春秋饗射升降揖讓務禮示民吏民畏愛不敢欺犯

又曰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

守卒全一部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庶使者
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復晉民乃誠乳婦勿得牽子侯君
當去必不能全使者靈霸就徵臨淮必乱不敢受璽書而具以
狀聞

又曰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尽力自郊上笑曰卿及欲
以治民自効及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
号呼涕泣云願復復得君上復以純爲郡太守

又曰王阜爲益州太守边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正吏民不敢
犯禁政教清静百姓安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特

法平政寬慈有化所致

又曰魏霸爲鉅鹿太守霸性情約質村爲政寬恕正色而已不
求備於人掾史有過輒私責數不敢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
又曰秦彭字伯本爲山陽太守以礼訓民不任刑名崇好儒雅
百姓懷之莫敢欺犯轉潁川太守風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
於郡境元成間宗族五人同爲二千石故号爲万石秦氏

又曰沈豐字圣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辞訟初不
歷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伏不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
暴揚有奇謀異略輒爲談述日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

降芝草生

又曰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男女皆以爲名
後漢書曰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
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
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
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冠
恂文武備足有收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
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冠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拜執金吾後光武幸潁川百姓

遯道曰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晉之又曰楊震遷東萊太守
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曰長者或欲令爲聞
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代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嘗迂合浦太守郡不產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
常通商販買糶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己極跪
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貴

道嘗罰到官華易前弊求人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

又曰任延為九真太守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任延為

九真太守不識父子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礼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

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

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

又曰陳寵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廉吏多奸貧訴訟日百數

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復心鐔音徒南及訟者曰戒郡中

清肅先是洛陽城南益州名故城在今洛陽知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声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代衰乱辞此下多死亡

者而骸骨不得葬寵愴然矜歎即勅縣尽收斂葬之自是哭声

遂絕

又曰宋約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

西散去

又曰劉寵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

太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

錢以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又曰曹褒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併

朕退去奸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寓皆还

又曰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為

神父

又曰廉蜀郡太守其洛尚文辨好相持知長范每厉以淳原不

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而便相隱蔽燒者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

便乃歌之曰廉叔度耒何暮不禁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

又曰馬嚴為陳晋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奸匡郡界動諸郡惶急

各以狀聞嚴察其靈妄弱不為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因執

無賊後卒如言又曰黃香為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園田常与

人分種收穀歲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

王制曰食九人下是視上農
上農夫衣禄足以代耕也

代水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

以賦人課今耕種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友叛殺南陽太守奏頡攻没六縣

拜羊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童子一人觀歷縣

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貧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

内驚踈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趙慈斬之獲

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續妻後與子孫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

妻而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令衣弊祇稠監爰數斛而已說者

文曰祇稠短衣而已祇顧勅秘吾曰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母

俱歸

又曰三府奉王業治劇拜巴郡太守業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

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又曰樊淮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遮流逆家戶且盡淮課

督農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

羗所鈔暴淮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甚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

晏然教授不廢謂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撤膳禮記谷不登君

今人皆飢柰何獨鮑乃共食糲粉粉糲米者九五十粉率三十一斛章

悉分俸祿以賑鄉里未客者百餘家

又曰鮑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決懷年費常三千餘萬

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為之水常饒足溉田陪多人以殷

富

又曰弟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

其弊吏懼謹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人也須也太守樂以

一身救者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夏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謝承後書曰鄭弘遷淮太守消悉徭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
車致雨白鹿方道夾穀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固曰鹿爲吉爲凶
固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登作鹿明府心爲宰相
續漢書曰宋均爲九江太守五日一听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
時多虎均旦曰夫虎豹在山元龜鼉在泉物性之所託故江淮
之間有猛獸江北之鷄豚也數爲民害咎在貧賤今退檻甯進
忠良兇遂東渡江

又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爲南陽太守温仁多恕遇民如此子
口不出詈言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字季寶豫章人爲東太守冬坐白羊史夏處單版榻
常食乾飯出界買監致妻子不歷官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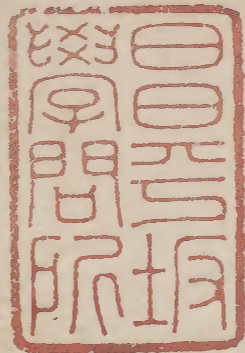
華嶠後漢書曰岑熙爲東郡太守好聘礼隱逸显之於朝與參
政事視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代之我有務蠶岑君
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姓里合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嘉我生獨
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狀茲

張璠漢記曰宋登字叔揚出爲潁川太守市無豫價道不拾遺
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祀之

又曰陳球爲零陵太守球到郡設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而州
兵朱益等又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渥編本
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史請遣家避難求怒曰太守
分國虎符受任一郡豈顧孥妻而垣固威乎重復言者斯乃悉
郡內史民老弱與共城守

漢雜事曰蔣蒲爲上黨太守長子万爲北地都尉次子轉爲安
定太守蒲與万俱知名並見徵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
見万退却不敢與父併詔遣贊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父
子也上歎曰息乃父子剖符耶即先詔曰上黨太守蒲經行篤

著信行山東其以蒲爲淮陽五相誨尊東蕃弘農股肱郡其以
万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六十

